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西湖二集 第二十九卷 祖統制顯靈救駕

漢江北瀉，下長淮，洗盡胸中今古。樓櫓橫波征雁遠，誰見魚龍夜舞？鸚鵡洲雲，鳳凰池月，付與沙頭鷺。功名何處？年年唯見春暮。

非不豪似周瑜，橫如黃祖，亦隨秋風度。野草閒花無限數，渺在西山南浦。黃鶴樓人，赤年事，江漢庭前露。浮萍無據，水天幾度朝暮！

這首詞兒調寄《念奴嬌》，是白玉蟾武昌懷古之作。世上富貴功名，都是草頭之露、石中之火，霎時便過，只看南北兩峰、西湖清水，不知磨滅過了 多少英雄！何況頭上戴得一頂紗帽，腰邊攢得幾分臭錢，便要裝腔做勢，挺起肚子，大搖小擺，倚強凌弱，好高使氣，不知有得幾時風光、幾時長久！還是做個好人，懷正直忠義之氣，光明磊落之心，生則為人，死則為神，千古不朽，萬載傳名，天下的人那一個不仰賴他！連後代帝王也還靠著他英靈。比著「紗帽錢財」四字，還是那個風光，那個長久？就是戴紗帽、趁錢財的人，還要在他手裡罰去變豬變狗、變牛變馬，填還人世之債。在下這一回說「祖統制顯靈救駕」，未入正回，在下因世上人不知道金龍四大王的出跡之處，略表白一回，多少是好。

話說這位大王姓謝，單諱一個緒字，是晉朝太傅謝安次子琰之裔也。住於台州，一生忠孝大節，謝太后是他親族。那時金虜猖狂，其勢無可奈何，謝太后又被奸臣賈似道所制。謝緒以親戚之故，不勝憤恨，遂建望雲亭於金龍山頂，讀書其中。後甲戌秋天，霖雨大作，天目山崩，洪水泛溢，臨安百姓溺死者無數。謝緒破散家資，賑濟貧窮，死者都與葬埋，因對眾人涕泣道：「天目山乃臨安之主山，天目山崩，此宋亡之兆也。」後果元伯顏丞相破了臨安，少帝出降，謝太后隨北虜而去。謝緒哭聲震天的道：「生不能報朝廷，死當奮勇以滅胡虜。」臨終作詩自悼道：「立志平夷尚未酬。」賦此詩完，即投水而死。水勢洶湧，高丈許，有若龍門之狀，屍立水中，一毫不動，顏色如生，人無不歎異焉。

到元朝末年，托夢於鄉人道：「胡虜亂華，吾在九泉之下，恨入骨髓，今幸有聖主矣。但看黃河北徙，此吾報仇之時也。汝輩當歸新君，明年春天呂梁之戰，吾當率領陰兵助陣，以雪吾百年之恨。」到丙午春日，黃河果然北徙，眾人無不以為奇。九月，我洪武爺取了杭州。丁未二月，傅友德與元兵大戰呂梁，見金甲神人在空中躍馬橫槊，陰兵助陣，旗上明明有「謝公之神」四字，元兵驚慌，大敗而逃。從此時時見其形狀，直殺到元順帝棄了大都，逃於漠北。後永樂爺議海運不便，復修漕運。他又竭力暗中護祐，凡是河流淤塞之處，便力為開通，舟船將覆溺之時，便力為拯救，神靈顯赫，聲叫響應。嘉靖中奉敕建廟在魚台縣。隆慶中，遣兵部侍郎萬恭致祭，封「金龍四大王」。看官，你道這位大王死了百年，不忘故主之思，畢竟報仇雪恥，盡數把這些臊羯狗驅逐而去，輔祐我皇家，你道可敬也不可敬！比「紗帽錢財」四字果是何如？

在下再說一個奇異古怪的事。話說唐朝元和年間，常州義興縣一個人，姓吳名堪，少喪父母，並無兄弟，家道貧窮，無力娶妻，秉性忠直，一毫不肯苟且，做了本縣一個吏員，一味小心，再不做那欺心瞞昧之事，不肯趁那枉法的錢財。衙門中一班伙計，見吳堪生性古撇，不入和講，起他個綽號叫做「拗牛兒吳堪」。又見不肯趁錢，都取笑他道：「你在衙門中一清如水，朝廷知你是個廉吏，異日定來聘你為官。」因此又取名為「待聘吳堪」。吳堪被朋友如此嘲笑，他只是立心不改，一味至誠老實。家住於荊溪，那荊溪中水極是潔淨，吳堪生性愛惜這水，常於門前以物遮護，再不污穢。晚間從縣衙回來，臨水看視，自得其得。

一日，從縣衙回來，見水邊一個白螺，大如二三斤之數，吳堪見這個白螺大得奇異，拾將回來，養於家中水缸之內，吳堪每日清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便至誠誦一卷《金剛經》，方進縣衙理事。至晚間回家，見桌上飲食酒肴之類，都安排得端端正正，熱氣騰騰，就像方才安排完的一般。吳堪見了心驚道：「難得隔壁鄰母張三娘這片好心，可憐見吳堪隻身獨自，夜晚歸家，無人炊爨，卻便替我安排端正，難得他老人家如此費心。」這夜吃了酒飯，上牀便睡，次日自到縣堂去辦事。晚間回家，飲食酒肴之類又早安排端正，一連十餘日都是如此。吳堪心中甚是過意不去。次日誦《金剛經》之後，便走到鄰母張三娘處，再三作謝道：「難得老母直如此費心，教吳堪怎生消受得起？」那張三娘呵呵大笑道：「吳官人瞞心昧己，自己家中私自娶了娘子，也不叫老身吃杯喜酒，卻如此藏頭露尾，反來作謝老身，明是奚落老身。就是不公不法，收留迷失子女為妻，料道瞞貼鄰近舍眼不得，卻怎生故意如此？」那吳堪聽了這張母的話，好似丈二長的和尚摸不著一毫頭腦，答應道：「張母，你怎生說這等的話？念吳堪一生至誠老實，不會弔謊，甚麼『家中自娶了娘子，不叫老身吃杯喜酒』這句話，吳堪一毫也理會不出。」張三娘又笑道：「明人不做暗事，你日常裡委實不弔謊，今日卻怎生弔謊？現在房中藏了一位小娘子，特瞞著老身，反來作譚！」吳堪道：「念吳堪不是這般藏頭露尾之人，有什麼房中藏了一位小娘子，這小娘子從何而來？就有小娘子，怎生瞞著張母？況我一身貧窮，那得錢來娶妻？」張三娘又道：「吳官人，你不須瞞我。你這十來日內每日出門之後，老身便聽得房中有響動之聲。老身只道是偷盜之人，走到壁縫裡瞧時，見一位小娘子，十七八歲，生得容貌無雙，撩衣捲袖，在廚下吹火煮飯，酒肴完備，便走進房中，再不見出來。這不是你新娶的娘子，卻來瞞誰？」吳堪大叫怪異道：「莫不是張母眼花！」張三娘道：「老身一連見了七八日，難道都是眼花？」吳堪詫異道：「奇怪怪事！莫不是那裡逃走出來的迷失女子，怎生悄悄藏在我家中，做將出來？這干係非淺，卻不道是知法犯法！」急急轉身走入家中，細細搜索，不見一毫蹤影，暗暗道：「畢竟是張母眼花，這女從何而來？且試一試看，委是有無？」遂假說到縣裡去，仍舊把門上鎖，悄悄走入張母宅中，暗暗道：「今日我不到縣裡去，且躲在這裡瞧一瞧。」張三娘連聲道「是」。吳堪坐在壁縫邊，不住瞧著家裡，瞧了多時，漸漸將晚，只聽得房中有窸窣之聲，果然見一位小娘子從房中走出，婷婷裊裊，貌似天仙，不長不矮，雅淡梳妝，走到廚下，撩衣捲袖，吹火煮飯。吳堪清清瞧見，暗暗指與張母道：「奇怪怪事！」急忙轉身，走到自己門首，悄悄把門開了鎖，驀地推將進去，竟到廚下。那女子正在那裡淘米，見了吳堪，躲閃不得，放下了雙袖，深深道個「萬福」。吳堪連忙答禮道：「小娘子從何而來？怎生在寒家做炊爨之事？」那小娘子徐徐答應道：「妾非人間人也。上帝因官人一生忠直，不做一毫苟且之事，不趁一毫枉法之財，力勤吏職，至心誦經，又能敬護泉源，特命妾嫁君以供炊爨之事，托身白螺以顯其奇。官人切勿疑心，此是上帝之命也。」吳堪大叫道：「奇怪怪事！念吳堪是一介小人，有何德行上通於天，蒙天帝如此見憐，折殺小人。小人如此敢受？」那小娘子道：「此是帝命，休得固執。」吳堪信其老實，就請過張母來，當下備了些花燭，拜謝了天地，成其夫婦之禮。一夜恩愛，自不必說。次日吳堪自到縣衙辦事，小娘子自在家間做針指女工。

自此之後，一人傳兩，兩人傳三，都道拗牛兒吳堪得了個絕色的妻子，遂鼎沸了一個義興縣，沒一個不來張頭望頸，探頭探腦來瞧。此事傳聞到知縣相公耳朵裡去，那個知縣相公卻是個搽花臉之官，一味貪財好色。知得吳堪有個絕色的妻子，便不顧禮義，要圖謀他的妻子起來，要把這吳堪以非理相加。爭奈吳堪自入衙門，並無過犯賊私，奈何他不得。知縣心生一計，一日出早堂，吩咐吳堪身上要取三件物。那三件？

第一件升大雞蛋 第二件有毛蝦蟆 第三件鬼臂膊一隻

知縣吩咐道：「晚堂交納。如無此三物，靠挺三十板！」吳堪做聲不得，暗暗叫苦道：「這三件走遍天下，那裡去討？卻不是孫行者道『半空中老鴉屁，王母娘娘搽臉粉，玉皇戴破的頭巾』麼？」出得衙門，眼淚汪汪，一步不要一步。走到家間，見了妻子放聲大哭道：「我今日死矣！」妻子道：「莫不是知縣相公責罰你來？」吳堪搖頭，道其緣故。那妻子笑嘻嘻的道：「這三件何難？若是別家沒有，妾家果有這三件。如今就到家間去取了來，官人晚堂交納，休得啼哭！」吳堪收了眼淚，妻子出門而去。不知那裡去了半日，取了這三件異物而來，付與吳堪。吳堪將來盛了，晚堂交納。知縣見了，果是這三件，暗暗詫異道：「俺明係故意難他，將來重重責罰他三十，待他悟了俺的主意，就將這個絕色妻子獻與俺，俺便千休萬休。如今他卻拿了這三件來，難道俺便放

過了你不成？俺定要將你妻子屬了俺便罷！」想了一晚，次日早間出堂，又吩咐道：「今日晚堂要一物，蝸鬥一枚，晚堂交納。如無此物，靠挺三十。」吩咐已了，吳堪又做聲不得，回到家間，又放聲大哭。妻子道：「敢是知縣相公出難題目，又要些什麼來？」吳堪道：「昨日感得賢妻交納了這三件，今日晚堂又要交納什麼『蝸鬥』一枚。我生平也不知道什麼叫做『蝸鬥』。」那妻子又笑嘻嘻的道：「這蝸鬥別家沒有，妾家果有蝸鬥一枚。如今就到家間去取了來，晚堂交納，休得啼哭。」吳堪收了眼淚，妻子不知那裡又去了半日，牽了一隻獸來。吳堪一看，卻似一隻黃犬之狀，與犬一般樣大。妻子道：「這是蝸鬥。」吳堪道：「這是黃犬，怎生叫做『蝸鬥』？」妻子道：「果是蝸鬥，妾怎敢欺著官人？」吳堪道：「此物有何用處？」妻子道：「此物能食火，食火之後，放出糞來也是火。若知縣相公要責罰你時，你連叫『蝸鬥救我』三聲，管情無事。」

♀堪依妻子之言，牽了這只犬獻與知縣。知縣大怒道：「俺叫你取蝸鬥，你卻牽了一隻黃犬來胡亂搪塞，深為可惡。此物要他何用！」吳堪道：「這蝸鬥會得食火，食火之後，放出糞來也是火。」知縣拍案大怒道：「若不會食火，靠挺三十板。」吩咐衙役將炭火燒紅，投在黃犬面前，黃犬取而食之，如食粥飯相似，炭火食完，放出糞來都成通紅火塊。知縣又拍案大怒道：「俺叫你取蝸鬥，不曾叫你取黃犬，就是食火糞火，有何妙處？胡亂將來搪塞！」一邊叫皂隸掃火，一邊叫皂隸扳翻吳堪在地，要加刑罰。吳堪連叫「蝸鬥救我」三聲。那蝸鬥大吼一聲，驚天動地，堂上知縣、兩旁眾人役一時（足顛）僕在地；吼聲未了，口內吐出火光高數十丈，煙燄漲天，把縣堂牆屋燒起，知縣妻子老小一家走投沒路，頃刻之間盡被燒死。火燄罩滿了一城，火光之中都見吳堪並妻子坐於火光之上，冉冉昇天而去。眾人大驚，後來遂把縣遷於西數步，今之城是也。有詩為證：

♀堪忠直不欺，感得天仙下降。

知縣貪財好色，害得闔門遭喪。

看官，你道吳堪忠直不欺，連玉帝也把個仙女嫁他，升了天界。可見人在世上，只是一味做個好人，自有好處。如今說一個正直為神的與列看官一聽。

話說宋太祖朝，這位神道姓祖，單諱一個「域」字，字真夫，曾為殿前統制官，先前原是閩人，後來徙於明州奉化之鬆溪。這真夫生將出來便聰明智慧，正直無私。長大成人，一心忠孝大節，好讀古書。後來漸學武藝，有百步穿楊之妙，十八般件件精通，遂有文武經濟之才。少年之時，曾在人家園中讀書，內中有一個韓慧娘，其夫出外做生意，一去十年不回。這韓慧娘只得二十八歲，正在後生之時，房中清冷，甚是難守。又值春天豔陽之際，花紅柳綠，事事關心。果然是早晨裡只聽疏辣辣寒風吹散了一簾柳絮，晌午間只見浙零零細雨打壞了滿樹梨花，一霎時囀幾對黃鸝，猛地叫幾聲杜宇，不免傷春，好生愁悶。有《望海潮》詞為證：

側寒斜雨，微燈薄霧，匆匆過了元宵。簾影護風，盆池見日，青青柳葉柔條。碧草皺裙腰。

正晝長煙暖，蜂困鶯嬌。望遠淒迷，半篙綠水斜橋。孫郎病酒無聊，記烏絲詞語，碧玉風標。

新燕又雙，蘭心漸吐，佳期趁取花朝。心事轉迢迢。但夢隨人遠，心與山遙，誤了芳音，小窗

斜日到芭蕉。

話說這韓慧娘因丈夫外出十年，見此春光明媚，百鳥都有和鳴之意，甚是動心。若是這韓慧娘是個醜陋的便罷，只因這韓娘好生美貌，如花枝般顏色，紅紅白白，真有出群之姿。日日對鏡，見了自己形容，不住暗暗的喝采道：「可惜奴家這般顏色，這般年紀，錯嫁了這個做生意行中的人，一去十年不歸。今日這般好春光，都錯斷送了，豈不可惜！人生有得幾個十年，人家都有個丈夫在家，偏奴家盼丈夫就像忘了妻子的一般，教奴家終日眼巴巴盼望，怎生得到？」果是：

莫作商人婦，金釵當卜錢。

朝朝江口望，錯認幾人船。

若是這韓娘是個貧窮的，朝來愁柴，暮來愁米，日日啼哭過日，那有心情思著那事？偏是這韓娘家道殷實，身穿綾錦，口厭肥甘，滿頭珠翠，越打扮得一天丰韻。從來道：「家寬出少年」，韓娘雖然二十八歲，只當二十以內之人，愈覺後生。一則是飽暖思淫欲，一片春心，怎生按捺得住，漸漸害下一場傷春之病。

春，春。景豔，情新。朝雨後，好花晨。獨坐無伴，與誰為親？看取簷前色，羞觀鏡裡身。

春睡慳慳不醒，芳心蹙蹙增羣。無情無意難度日，輕寒輕暖恨生嗔！

話說這韓慧娘害了傷春之病，好生難過，長吁短歎，悶悶不樂。想起園中讀書之人，堂堂一表，年少無妻，正是醫奴家傷春病的一帖好藥，卻不強如吃那黃芩、山梔那苦辣辣的藥。遂時時步入後園，閒遊耍子，看水折花，打鶯捉蝶，不住在那花叢之中穿東過西，步蒼苔，印弓鞋，笑嘻嘻，花簇簇，般般耍子，等候那祖小官出來，思量要與他兩個親而熱之，愛而惜之，趨而近之，摟而抱之，權做夫妻。怎知那祖小官是天生的一尊活神道，鐵石心腸，那裡曉得「邪淫」二字，雖然年紀後生，卻倒像陳最良說的「六十來歲並不會曉得傷個春。」那韓娘屢入後園，幾番與祖小官相遇，他便放出妖嬈態度，笑容可掬，走近前來，以目送情，如笑如迎，大有勾引之意。祖小官見了，只是低著頭，再也不瞧一瞧，若是狹路相逢，就把身子迴轉。韓娘偏生走攏一步，挨肩擦背，祖小官只是不理。韓娘幾番見祖小官如此，暗暗道：「他年紀幼小，不曾嘗著其中滋味，所以不來兜攬奴家。難道見奴家這般顏色全不動念？我自今以後越打扮得標緻，越妝飾得華麗，下些著實工夫去勾引他，看他怎生躲避？奴家嘗見世上的人，外面假裝老實，其中盡多奸詐，有的始初老實，見色不好，後來放倒旗槍，竟至無色不好，就像講道學先生相似。祖小官外面雖則如此，安知不是講道學的一派，休的信他老實！」從此之後，淫心愈覺蕩漾。一日晚間，吃了一二斤酒，酒興發作，便膽大起來。從古道：

茶為春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話說韓慧娘這晚多吃了幾杯酒，一時酒興發作，淫情勃勃，按捺不住，假以取燈為名，竟閃入祖小官書房之中，要與祖小官雲雨。祖小官變了面皮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汝為婦人，不識廉恥，夤夜走入書房，思欲作此破敗倫理、傷壞風俗之事，我祖域生平誓不為苟且行止。況汝自有丈夫，今日羞人答答壞了身體，明日怎生見汝丈夫之面？好好出去，不然我便叫喊起來，汝終身之廉恥喪矣。」說罷，把韓慧娘連推而出。偏生韓娘金蓮甚小，踏著門檻一絆，幾乎跌了一交。羞得滿面通紅，好生慚愧，只得緩步歸房，極是掃興。真叫做乘興而來，敗興而去，有詩為證：

深夜出蘭房，淫奔心欲狂。

祖生痛呵叱，羞恥實難當。

話說這祖真夫卻了這韓慧娘的淫奔，次日就收拾書箱，搬移他處讀書。祖真夫搬移三日，韓慧娘的丈夫剛剛回來，韓娘口中不說，心下甚是慚愧，暗暗道：「若不是祖小官鐵石心腸，我生平之名節喪於一旦，怎生見我丈夫？」暗暗感激不盡。從此再不發一毫邪淫之念，保了他一生節操。這是莫大的陰鷲，天地神鬼都知。

後來祖真夫曾於金陵旅店之中，遇著一個曹龍江，是越州人氏。祖真夫因他是鄉里，又因曹龍江是個心直口快之人，與他甚是相得。曹龍江雖做生意，幼年也曾業儒，因父母亡後家道零替，只得拋了書本，出外學做生意。祖真夫遇著了他，日夕談笑不倦。不意曹龍江在寓中染了一場傷寒症，祖真夫親自與他煎藥調理，灌湯灌藥，就如親骨肉一般。旁邊人都道：「這傷寒症是個時病，善能纏染。若是親骨肉，這是該的了；你又不是他親，又不是他眷，何苦如此？倘或纏染，為害不淺。況且你不過是與他一面之識，怎生擔著這干係？」祖真夫道：「我與他雖是一面之識，一則是同鄉里之情，一則是同讀書之人。古人一言相得，便生死相托，況在旅店相處已經數十日，他今患病，我便棄而去之，於心何忍？未病而相交，一病而棄去，我斷不忍為也。若是時病纏染，此亦天數矣。」說罷，眾人都無不暗暗笑祖真夫之愚。真夫憑人笑話，只是一心調理，再無厭倦之心，便是屙屎溺尿，也不嫌其臭穢。曹龍江漸漸病到二十四日，甚是危急，流涕對祖真夫道：「我與仁兄不過是一面之識，承仁兄如此調理，竟如嫡親骨肉一般，

此恩德天高地厚，萬世難報。我今將死，有一言奉告：我牀下有白銀五百兩，願仁兄將我殯殮之餘，兄得其半，將一半付與家間老妻，我有一男一女，願仁兄好為看管。但死作他鄉之鬼，妻子不能一面，雖死亦不瞑目也。」說罷，便哽咽而去了，果然雙目炯炯，再也不瞑。祖真夫再三把手去摸他的眼眶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為兄弟。我斷不負今日之言，吾兄聽我此言，便可瞑目，切勿記念。」說畢，喉中隱隱有聲，便雙目緊緊閉去。祖真夫痛哭了一場，遂與他買了棺木盛殮了，揀一塊朝南向日之地，權厝於上，就把曹龍江的銀子原封不動將來悄悄埋於棺木之下，一毫不露蹤影。葬埋已畢，急急趕到越州，報與他家知道。遂率領了他的兒子同到金陵，發起棺木，並前日所藏銀子帳目，原封不動，交與他的兒子。那兒子只得十五歲，一毫世事不知，祖真夫又同他扶柩而歸。妻子感恩無盡，號泣拜謝。祖真夫不受其拜，竟拂袖而歸。有詩為證：

旅邸相逢非至親，一言相托便為真。

封金藏墓誠千古，勝似當年管鮑人！

後來祖真夫做了殿前統制官，就把曹龍江的兒子舉薦他為官，把他女子也擇一個好人家嫁了，真千古義氣人也。

但祖真夫性氣一味剛直，再不肯阿諛曲從於人，凡遇冤枉不平、貪官污吏，他便暴雷也叫將起來，要與之廝挺。常常拍著一口寶刀大叫道：「寶刀哥，汝是我之知己，我若有些不是，你便殺了我罷。」後來性氣太直，人世上畢竟難容，以此官星不顯，歸到田間，專一以濟人利物為心。常常說道：「我見做官的人，不過做了這篇括帖策論，騙了一個黃榜進士，一味只是做害民賊。掘地皮，將這些民脂民膏回來，造高堂大廈，買妖姬美妾，廣置莊園，以為姬妾逸游之地，收畜龍陽、戲子、女樂，何曾有一毫為國為民之心！還要詐害地方鄰里，奪人田產，倚勢欺人，這樣的人，狗也不值！」所以他每遇饑荒之歲，便自己發出米糧以救饑餓之人。又搭造蓬廠，煮粥於十字路口，使饑者都來就食。又恐怕饑餓過火之人，一頓吃上十餘碗，反害了性命，只許吃三五碗便住，吃三五碗之後，又要他暫時行走數步，以消腹中之食，行走之後，方許再吃。費了一片心，方得饑餓之人無患。如此設法救饑，不知救活了多多少少百姓。如有死者，又與他葬埋骸骨。鄉里之中，如有倚勢欺人或不便百姓之事，他便對府縣官員說，定要革去了不便之事，鋤強扶弱，斷不許有錢有勢之人得以害民。裡中如有婚喪不能成禮之人，都周之以財帛。人家子弟貧窮不能讀書者，立一個義學，請一個先生在內，終日教這些子弟。凡遇人，只勸人以「孝悌忠信」四字。祖真夫後來無疾而終。終之日，鄰里見他門首車馬、旌旗、甲兵之人甚多，只道他那裡赴任去做官。次日方知其死，沒一個不磕頭禮拜，號淘痛哭，如喪考妣一般。

皇佑二年，鄉人感其恩德，遂建造廟宇在忠義鄉之福慶裡。凡祈禱者無有不應。若是有病的祈禱，即時病癒；有火起的祈禱，即時返風滅火。種種靈效，不可勝言。元佑年間，一個鄧琪，一個徐寶，泛舟海外，不意狂風驟起，黑雲如墨一般，簸浪掀天，舟中之人幾為魚鱉。鄧琪、徐寶只是望空祈禱，大叫：「祖統制救命。」只聽得半空中應了一聲，忽然見一塊斗大的火從桅上墜將下來，狂風頓息，黑雲如洗。起視所在，已在祖統制廟下矣，遂救了這一船人的性命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一件前定事。話說宋徽宗皇帝聽信宣和六賊，害盡天下蒼生，以致金兵打破了汴京，徽、欽二帝被金韃子搶擄而去。幸得高宗不在圍中，逃了性命。那高宗始初在潛邸之時，曾遇著一個道士徐神翁，有未卜先知之術。高宗甚是禮敬，徐神翁臨別之時獻首詩道：

牡礪灘頭一艇橫，夕陽西去待潮生。

與君不負登臨約，同上金龜背上行。

高宗看了這首詩，不知詩中之意。不意遇著金韃子之難，高宗急走忙奔，避於海島。一日船到了章安鎮地方，把船泊在沙灘之上，以避晚潮，問船夫道：「這是什麼灘？」船夫稟道：「這是牡礪灘。」高宗遙望前面有一閣甚是巍峨，問居民道：「前面是什麼閣？」居民稟道：「此是金龜閣。」高宗遂走到閣上一遊。見壁上有詩一首，其字甚大，墨痕如新，就是徐神翁昔年所獻之詩。高宗毛骨悚然，方知事皆前定，遂沿海而行。高宗御舟到於崎頭，金兵探聽得消息，提兵數千沿海追來。將近御舟，喊聲動地，旗鼓喧天。高宗驚惶無措，正在危急之間，金兵忽然見紅旗數萬蔽於海上，旗上都有「祖師」二字，金兵知是埋伏之兵，恐遭毒手，登時撥轉船頭，吹風胡哨而去。高宗見金兵將到，甚是慌張，忽然見金兵撥轉船頭而去，不知是何緣故，有此僥倖，心中測摸不出。是夜睡於舟中，夢見一紅袍金甲將軍，腰懸弓矢，手執寶刀，跪於帳下自稱道：「臣太祖時殿前統制祖域也。上帝以臣能守忠孝大節，封臣為神，以救災捍害。今陛下有難，臣統陰兵數萬特來救駕。」高宗夢中點頭許他道：「朕明日便當加封官爵。」那尊神道叩謝而去。次日，高宗感其功德，問領海舟張公裕道其神異，遂敕封為「文惠侯」，賜廟額為「景祐廟」。把像都塑過了，蟒袍玉帶，極其莊嚴，豬羊祭祀。後高宗經苗、劉二賊之難，二賊正要下手，祖統制現出真形，腰懸弓矢，手執寶刀，殺氣騰騰，立於帳前。苗、劉二賊驚懼而遁。

從此到元大德十二年，明州瘟疫競起，死者枕藉，百姓不堪其苦。祖統制附神在人身上，教百姓盡飲廟內小井中之水，飲者瘟疫即時而愈。次年瘟疫又來，居民都見祖統制率領陰兵與瘟疫之鬼大戰，瘟疫之鬼戰敗而逃，竟保平安。一年蝗蟲蔽天，官府捕捉蝗蟲，日日限定鬥斛，不及數的便加責罰。居民苦不可言，遂到廟中泣訴，霎時間，大風呼呼數陣，蝗蟲飛積廟前，其高數丈，並不飛動。居民遂盡數搬去輸與官府，得免其責罰，餘外蝗蟲自投海水而死。至正十一年，海盜群起，將來搶擄。祖統制顯靈，大風揚沙，咫尺不能辨視，海盜盡迷失道路而退。過了幾時，海盜又來，搶擄民財，竟無所得，海盜大怒，要放火燒燬其廟。走到廟邊，聞得廟裡有弦誦之聲，海盜驚駭，相顧而不敢犯；才出廟門，又見金盔金甲、青臉獠牙陰兵數百，從廟中一直殺將出來。海盜慌張，自相蹂踐而死，從此再不敢犯其地方。二十二年，又有妖蝴蝶大如巴門，螫著身體，即時昏暈而死，死者無數。百姓遂事之如神明，把這個妖蝴蝶迎到廟中，香花燈燭；供養虔誠，若少不虔誠，便立刻螫死。祖統制附身在太保身上，把手撲而死之，從此百姓平安。地方耆老卓在明等將此事奏聞，元朝遂敕封「昭烈侯」。

至我洪武爺登基，以為凡神之封爵宜命於天，非人所敢與，海內諸神一概都用本色稱呼。遂詔禮部易祖統制為「故義士祖公之神」。看官，你道這位神道可不與金龍四大王一樣麼！宋景濂學士有詩贊道：

鑿與狩南濟大川，追者十萬犬羊羶。

身率以君將樓船，赤幟塞島虜愕然。

璽書褒忠禮彌虔，坐乘躬珪冠貂蟬。

癘鬼跳踉民告癩，以藥投井飲輒痊。

飛蝗蔽野禍大田，神氣一嘘舞翩翩。

如蛾赴火積成山，立使凶歲為有年。

海盜操矛口垂涎，揚沙撲面懼以還。

巨蝶為妖大如鳶，家趨巷祭陳豆籩。

以掌擊之民害蠲，疾害不作福祐綿。

公名不朽同坤乾。